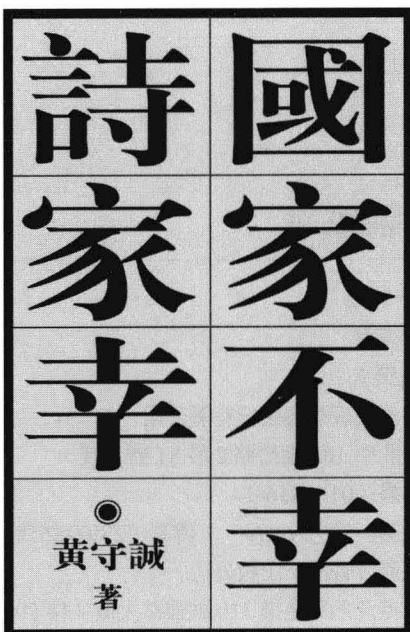


詩	國
家	家
幸	不
◎ 黃守誠 著	幸



國家不幸詩家幸

作 者／黃守誠

責任編輯／游奇惠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0 南昌路 2 段 81 號 6 樓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2392-6899 傳真 / 2392-665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

電話 / 2508-9048 傳真 / 2503-3258

香港售價 / 港幣 66 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3 年 10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2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5057-8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家不幸詩家幸／黃守誠著．-- 初版．-- 臺
北市；遠流，2003〔民92〕
面；公分

ISBN 957-32-5057-8（平裝）

1. 柏楊－作品評論

848.6

92016627

自序

我少時雖熱愛詩文，偶喜塗鴉，而文壇之夢是從未想過的。但天下常有意外之事，我竟走上這一艱辛的道路。而且，已跋涉達半個世紀了。

然而，更不曾想到的是，在文學的途徑上，最早（一九四九）迎接我的卻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楊喚。他也是批評我最多的人。只可惜「相逢離亂裡」，僅僅三年時光，他竟遭車禍而撒手人寰了。現在，楊喚留在世間的唯一照片，乃是我們（楊喚、李含芳、李選民及我）偶然興起，在和平東路師大附近一家照像館所拍攝的。豈知這張「偶然的照片」，卻對中國文學史做了不小的貢獻。否則，世人便無法「認識」這位傑出詩人的風貌了。

柏楊，我還是稱他本名郭衣洞吧！若就我在文壇上相識的朋友先後排列，大概在

第三、第四之間。先前，我便讀過他刊於《自由中國》雜誌上的一個短篇小說（幸運的石頭）。由於故事及筆調均有特色，我曾向識者津津樂道。沒想到竟在聶華苓女士的一次邀宴中和他相識了。時間大概在一九五四年的秋天。不知是何緣分，很快的便熟識起來，很快的還拜訪了他的家。我們同是豫北人，但這點地域上的關係，絕不是使我們「熟識」的主要原因。

我那時還年輕。對衣洞的小說，有時「不客氣」的隨意批評，刊之報端。最主要的因素是，他非常容忍我的若干淺見，甚至被轉刊於他的大著之中。不像某些作者，總認為「讚美」的程度不夠，而「批評」的語句卻又太多，令我有難於執筆之憾。

但沒有想到的是，以後（一九五八）他的小說產量少了，轉而致力於雜文的創作。對熱愛小說的我而言，不免有點失望。……最不幸的，他竟以文字賈禍，陷身牢籠達十年之久。

他的全部小說，於出獄後（一九七七）不久便再度公開印行了。最令人驚異的是，稍後有一部《柏楊詩抄》（編按：此書於《柏楊全集》整編時，已更名為《柏楊詩》）——在獄中斷續完成的古典詩詩集，呈現於萬千讀者之前，而且獲致桂冠詩人的榮譽

楊喚是現代詩的傑出詩人，早已為中外文壇所肯定，為史家所認同。我在四十餘年前，當他在台灣去世後不久所出版的《風景》中，便作了上述的評論。但歲月愈晚，才發現楊喚的成就，遠超過我的預期。有些作品，直至現在，始有恍然大悟之感。在如此心緒之下，我乃有斷斷續續談論楊喚的文章出現。無他，只是稍補前過而已。

更沒想到對於衣洞的小說，我竟也有類似的感受。原來以為「深知」的，今始發覺僅是陋見而已。當我再讀時，感到自己倒因而「長進」了不少。他的特殊的文學風格，一似他的為人。「這是經得起考驗的作品。」我如此自語，因為歲月又邁過了四十年。他寫人、寫事、乃至主題、遣辭與譬喻，總有其「不與人同」的風格。而風格一向是最注意的文學精神。

而他的小說素材，則非常多樣化。對讀者具撞擊力，有如匕首或銳箭。你縱然想躲避，也是不能倖免的。試看〈西吉嶼〉這篇小說中華桐的控訴：

「金先生，」華桐瘋狂的抓住老頭子的領口，「一個人的感情，是不是到了只

認識錢的地步，才算成熟。」

這類銳如戈矛般的情節、口語，只是特色的一角。

《柏楊詩抄》以古典詩形式問世，最初曾令我疑慮。雖然我知道衣洞有很好的舊學造詣，但如今而寫古典詩，畢竟不怎麼「合時宜」了，故當我初次閱讀時，且正為瑣務纏身，竟而未曾多加注意。直到那年（一九九三）秋天，我旅居太平洋彼岸的美邦，恰值楓葉凋落、雁鳴長空之際，美景中有些淒涼意；雖非被放逐的孤臣，但確有屈子的哀愁。再讀《柏楊詩抄》時，竟然百感交集起來。它使我瞭解了作者的卓絕風骨。他出之以古典詩的形式，卻運用得老健嫺熟。意境的豐盈，不讓前賢。這本真正以血淚凝成的詩集，使我想起趙翼《題元遺山全集》的詩句：「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原計是想對他的小說作評論的，誰知竟又以大部分的時間，從事對《詩抄》的探索了。

而對《詩抄》的探究，使我更領悟了近人葉公超的觀點，他於〈論新詩〉中說：

格律是任何詩的必要條件。惟有在適合的格律裡，我們的情緒才能得到一種最

有力量的傳達方式；沒有格律，我們的情緒只是散漫的、單調的、無組織的，所以格律本不是束縛情緒的東西，而是根據詩人內在的要求而形成的，假使詩人有自由的話，那必然就是探索適應於內在的要求的格律的自由。恰如哥德所說，只有格律能給我們自由。

對於格律的肯定，可說再深刻不過了。《詩抄》出之以古典詩的形式，不論就文學或政治言，都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對《詩抄》作評論，卻是一項艱鉅的工程。海外欠缺參考典籍，每每時寫時停，有時竟如走在十字街頭，失去旅伴，不知應否繼續邁前。我只好帶了殘稿，返至台灣，於往賢巨著中，再尋典型。……殘篇再度攤放案頭，而文思卻亦湧現而來。約莫二十來首的舊詩，我竟作了約四萬言的評論，是完全不曾想到的結局。有些詩，譬如〈鄰室有女〉吧，經由樸實真摯的辭句，就像是一幅幅淒慘悲涼的圖畫；或者竟如當時的人物，出現於我的面前。是的，生活即文學。在生死難卜時日中寫出的詩篇，自有其千錘百鍊的境界。

過去，我曾寫過若干篇關於楊喚的論述，而且數次編注了他的專集和全集。遺憾的是所有這些文字，他全不能見及了。

而今，我欣然於在時斷時續，前後長達十五年的歲月裡，終於完成了這部《國家不幸詩家幸》的集子。這是一位文學工作者應該完成的業績。何況衣洞能夠見及？又有相互切磋的時光。

一九九八年五月末於美國·印第安那州·拉法葉城

目次

自序 005

國家不幸詩家幸 011

一、獄中詩與敘事詩 011

二、〈鄰室有女〉的寫作藝術 032

三、抒情詩的境界 043

四、〈囑女〉中的父愛風貌 063

五、詠懷詩中的風骨 076

六、餘音繚繞——淺論出獄後的幾首詩 090

《曠野》的譬喻藝術 101

一、從譬喻中看瘋子形象 101

二、周世信及其他 113

三、岳政芬、李悅華及其他 125

四、關於群體的取譬藝術 134

《怒航》中的孤憤吶喊 145

一、兒童與社會 145

二、長舌與眾耳 147

三、神龜的傳奇、思想的沒落 155

四、微笑裡的淚珠 166

五、獎金的魔力 176

命運的嘲弄 183

——《兇手》何處尋？

人生的枷鎖 201

——《掙扎》的主題探索

愛情的煎熬 223

——太聰明的戀愛都是不美的嗎？

詩	國
家	家
幸	不
● 黃守誠 著	幸

國家不幸詩家幸

作 者／黃守誠

責任編輯／游奇惠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0 南昌路 2 段 81 號 6 樓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2392-6899 傳真 / 2392-6658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

電話 / 2508-9048 傳真 / 2503-3258

香港售價 / 港幣 66 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3 年 10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20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5057-8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目次

自序 005

國家不幸詩家幸 011

一、獄中詩與敘事詩 011

二、〈鄰室有女〉的寫作藝術 032

三、抒情詩的境界 043

四、〈囑女〉中的父愛風貌 063

五、詠懷詩中的風骨 076

六、餘音繚繞——淺論出獄後的幾首詩 090

《曠野》的譬喻藝術 101

一、從譬喻中看瘋子形象 101

二、周世信及其他 113

三、岳政芬、李悅華及其他 125

四、關於群體的取譬藝術 134

《怒航》中的孤憤吶喊 145

一、兒童與社會 145

二、長舌與眾耳 147

三、神龜的傳奇、思想的沒落 155

四、微笑裡的淚珠 166

五、獎金的魔力 176

命運的嘲弄 183

——《兇手》何處尋？

人生的枷鎖 201

——《掙扎》的主題探索

愛情的煎熬 223

——太聰明的戀愛都是不美的嗎？

自序

我少時雖熱愛詩文，偶喜塗鴉，而文壇之夢是從未想過的。但天下常有意外之事，我竟走上這一艱辛的道路。而且，已跋涉達半個世紀了。

然而，更不曾想到的是，在文學的途徑上，最早（一九四九）迎接我的卻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楊喚。他也是批評我最多的人。只可惜「相逢離亂裡」，僅僅三年時光，他竟遭車禍而撒手人寰了。現在，楊喚留在世間的唯一照片，乃是我們（楊喚、李含芳、李選民及我）偶然興起，在和平東路師大附近一家照像館所拍攝的。豈知這張「偶然的照片」，卻對中國文學史做了不小的貢獻。否則，世人便無法「認識」這位傑出詩人的風貌了。

柏楊，我還是稱他本名郭衣洞吧！若就我在文壇上相識的朋友先後排列，大概在